

小老千和剪刀客

第一章

在卡斯提亞和安達魯西亞之間，莫里尼的旅店中，兩名大約 15 至 17 歲的少年偶然相遇。兩人風塵僕僕、衣著破爛。他們沒有穿禦寒的披風或長襪；其中一個穿著老舊的布鞋，另一個穿著破爛的鞋子。他們都戴著帽子，其中一個人胸前繫著一個線頭脫落的小袋子，裡頭裝著一副老舊的紙牌。兩人都被太陽晒得黝黑，有著髒兮兮的雙手，各帶著一把匕首及一把短劍。

兩個人從院子的門走進旅店坐下，欲稍作歇息。

其中一個坐在另一個的對面。看來年紀稍長的少年先開了口：

林哥： 哈囉，朋友。我可以問你從那裡來，要到那裡去嗎？

郭大豆： 我不知道我從那裡來，也不知道我要到那裡去。我爸和後母對我不好，所以我離家冒險。

林哥： 那麼，你的工作是什麼？你是做什麼的？

郭大豆： 嗯，我能跑得跳得跟野兔一樣快，而且我還很會剪裁鞋套。

然而年長的少年對這樣的回答並不滿意，他再問了一次。

林哥： 我還是覺得你有什麼瞞著我。

郭大豆： 我瞞著你的都是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林哥爲了取得同伴的信任，於是把所有關於自己的事一五一十、毫不隱瞞地告訴了他。

林哥： 好吧，我是從福恩孚里達來的，那是一個靠近馬德里的村莊。我叫佩德羅林哥。我老爸替教會賣赦罪券，我幫他的忙。直到有一天我發現，和那些赦罪券比起來，我更愛錢，所以我就帶著那些賣赦罪券得來的錢逃走了。我到了馬德里，在那裡，我很快就花光了所有錢。糟的是他們發現了我，把我抓了起來。看在我年少無知的份上，他們沒有把我關進監獄，只是把我逐出馬德里。拎著行囊，帶了這些紙牌，我就走了。一直到現在，我靠這些作了記號的紙牌跟人玩二十一點，賺錢養活自己。如果你願意，我們可以一起玩。玩牌的時候，如果有人想要加入我們的遊戲，我們就合夥騙他。你覺得怎麼樣？

郭大豆： 太好了。現在我想我可以告訴你我的事了。你看，我是從梅迪那鄉下附近來的，

我叫狄亞哥郭大豆。如我先前所說的，我爸是裁縫，他教我如何剪裁西裝和襪套，但是我很快就發現和襪套比起來，我更喜歡剪下那些裝滿錢的錢袋，於是我離開我的村子到了托雷多。有一天，有個密探看到我行竊，向市長(由國王欽點)告發我。市長傳喚我，不過我在去見他之前就逃離了托雷多，然後我就在這裡啦。

為著難得的緣份和友情，兩名少年給了彼此一個擁抱。之後，他們玩起了紙牌。在玩牌的當兒，來了一個年紀稍長的農夫，他加入了遊戲。很快地，他們就把農夫所有的錢都贏走了。年紀大些的農夫看兩人年少可欺，覺得可以搶回自己的錢，但兩名少年奮力抵抗，不肯讓步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一群要去塞維亞的旅人經過，提議帶他們一起走。兩名少年抓住這個機會，跟著這些旅人走了。

第二章

到了塞維亞之後，林哥和郭大豆就揮別了那些旅人，不過走之前，他們先順手偷走了法國人的兩件襯衫。後來在一個跳蚤市場把它賣了。

有一次在塞維亞，他們參觀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城市，和城裡的教堂和街道。來到河邊，他們看到三艘槳帆船和很多帶著貨品的年輕人。少年問其中一個年輕人他在做什麼工作，年輕人回答說他的工作是幫人家跑腿送東西，賺來的錢維持生計綽綽有餘，生活也很自由自在。除此之外，總是可以從送貨的籃子中「撈些油水」，雖然很少，不過這樣客人才不會察覺。林哥和郭大豆發現了這個有雙份報酬的工作機會，既可以做這個工作同時又能維持他們的老本行。他們買了三個籃子，來放肉、魚、水果和麵包；隔天他們就開始工作。

他們的第一批顧客是一個學生和一個士兵。看兩名少年手上的籃子「清潔溜溜」，就把兩個人招呼過去。林哥去幫忙那個士兵，而郭大豆則去幫那個學生。那個士兵馬上就要結婚，他要林哥把他買的東西送到他未婚妻家。林哥很快地為他把事情辦妥，得到了豐厚的報酬。郭大豆則去送學生買的東西。

不久之後，兩名少年又回到廣場碰頭。林哥給郭大豆看他賺的錢，而郭大豆給林哥看一個錢包。

郭大豆： 這是我從那學生身上偷來的。拿著，好好保管它。

這時，那個學生滿頭大汗。慌張失措地趕來要找他的錢包。

學生： 郭大豆，告訴我。你有看到一個這麼大，裡面裝了很多錢的錢包嗎？

郭大豆很冷靜地回答說：

郭大豆： 沒有，我沒看過這樣的東西。如果你掉了錢包，那是因為你沒有好好保管它。

那個學生越來越激動，他對他們說：

學生： 快點告訴我，不然我就去報警。這個錢包裡裝了很多錢，那些錢是我的一個神父朋友給我要我給教會的。

因為兩個少年都一問三不知，學生只好生氣地走了。但是郭大豆又一邊跟著他，一邊跟他說些莫名其妙的事弄得他暈頭轉向。而在學生不注意的時候，他又偷了他擦汗的精緻手帕。

一個叫高手的年輕男孩看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，他靠近兩名少年，告訴他們在這個城市裡，沒有莫尼教父的允許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偷東西。

高手： 我看到你們幹的好事了，我警告你們，在這個城市裡，沒有莫尼教父的允許，誰都不可以偷東西。

驚愕之餘，林哥和郭大豆找藉口開脫。

郭大豆： 但是...我們得先向他報備的這個人，到底是誰呀？

高手： 他是偷兒的父親、偷兒的導師、偷兒的守護神。

遵照塞維亞當地的習慣，高手帶這兩個新來的到了莫尼教父的家，好向他引見兩名少年。

在路上，高手告訴他們關於塞維亞的小偷公會的最新消息，同時也告訴他們公會裡每個成員的名字。他說完後，林哥問他：

林哥： 你也是小偷嗎？

高手： 是的，為天主和善良的人們服務。

郭大豆： 我不知道世上還有小偷是「為天主和善良的人們服務的」。

高手： 雖然我不懂這些宗教的東西，不過任何工作的人都可以讚美天主，而且這樣我們才能貫徹莫尼教父的命令。莫尼教父說如果我們偷了東西，必須捐獻給最值得膜拜的聖像。所以我們照做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他還說：我們要唸玫瑰經，星期五不可以偷

東西，而星期六不可以跟任何叫「瑪莉亞」的女人說話。

林哥： 帥耶！那我們快走吧，我好想認識這位莫尼教父。

第三章

到了莫尼教父的屋子之後，那個年輕男孩先進去，把兩個少年留在外面等。不久之後，高手出來把他們帶進天井。莫尼教父還沒來，林哥打量著屋子裡的各個房間。很快地來了更多人：兩個學生裝束的年輕人、兩個提著送貨籃的男孩、一些強壯的男人、一個瞎子、兩個老人和一個老婦人。這個老婦人之後在一幅聖母瑪莉亞的聖像前開始虔誠地祈禱。

不一會兒，莫尼教父下樓了，所有人都安靜下來。莫尼教父是一個大概四、五十歲的男人，身材高大、膚色黝黑、頭髮茂密。衣襟敞開，穿著長褲，繫著一條長至足的披風，穿著皮鞋，戴著帽子，繫著一把古老的短劍。年輕男孩把林哥和郭大豆介紹給莫尼教父。莫尼教父詢問兩名少年他們的雙親和出生地。林哥和郭大豆不想回答這些問題，不過他們還是說了自己的名字。莫尼教父給了他們小老千和剪刀客這兩個名字代替他們的本名。

莫尼教父： 在這個公會裡，我們要知道所有成員的姓氏，因為我們每年都會齊聚一次，為那些逝去的親人祈禱，同時也為那些救我們性命的警衛和赦免我們罪行的市長祈禱。(莫尼教父突然問高手)那些把風的人在他們該在的地方嗎？

高手： 是的，當然。我們有三個人在街上。不用擔心。

莫尼教父： 很好，這樣我們就能平靜地聊聊天了。告訴我，小伙子們，你們有些什麼本事？

小老千： 我，先生，知道怎麼「準備好」那些紙牌。

莫尼教父： 這個還不錯，不過這是大家都會的事。你得學些新把戲。我會在很短的時間教會你，而你將會以驚人的速度出師。那你呢，郭大豆？你會什麼？

剪刀客： 我的本事是「妙手空空」。也就是說，伸進去兩隻手，拿出來五枚金幣。

莫尼教父： 這個也不錯，不過還不夠。你馬上就會學到更多。目前為止，你們意下如何？

小老千： 好啊，不然我們還能去哪裡？到目前為止都還不錯。

莫尼教父： 如果有人告訴你們在這裡嘴巴永遠要閉緊，那是絕對沒錯的。

剪刀客： 這個我們當然知道，所謂多言者不得善終。還有，聽到命令，不用廢話，照做就是。

莫尼教父： 好極了，既然你們都是專家，我們就不需要那一年的試驗期了。

天井中的所有人都聽到了他們的對話。他們贊同這兩個男孩的回答，也接受他們成為公會的一分子。

第四章

就在這時，一個少年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進來，告訴莫尼教父：

把風人： 先生，有個法官，一個人朝著房子這邊來了。

莫尼教父： 不用擔心，那個法官是我的朋友，讓我出去和他聊一聊。

莫尼教父出了門，和那名法官聊了好一會兒。進門之後，他問有沒有人在聖薩爾瓦多的廣場（小老千和剪刀客替人跑腿的地方）偷了一個琥珀色的錢包。沒有人承認，莫尼教父大發脾氣。兩名男孩發現事態嚴重，感到十分害怕。小老千徵詢了剪刀客的意見，兩人決定把錢包和手帕交給莫尼教父。本來在責備高手的莫尼教父冷靜了下來，滿意地說：

莫尼教父： 哦，好小子剪刀客！是的，從今以後我們就這麼叫你吧。我把錢包還給法官，那條手帕你就留著吧。這是他一個姪子的錢包。所謂「受人湧泉之恩，該當點滴以報」，這句話我們是該銘記在心的。

莫尼教父出去把錢包還給法官，法官十分高興。回來的時候，他身邊多了兩個濃妝豔抹、衣著暴露、神情愉悅的女孩。她們馬上就挽住院子裡兩個強壯男人——小力士和鐵臂人——的手臂。看這兩個女孩的樣子，小老千和剪刀客很快就猜到她們是妓女。其中一個女孩叫卡油妹，另一個叫搶錢女，和她們一起來的還有一個跑腿的男孩，他提著一個裝滿食物的籃子。

莫尼教父叫人拿出一張墊子並平鋪在院子的中間，所有人都在墊子四周坐了下來。卡油妹在墊子上鋪了一張桌巾，再把籃子裡的食物都拿出來。一直都在祈禱的那名老婦人，酒桶婆，站了起來同莫尼教父說話：

酒桶婆： 我今天不留下來吃飯，我只是來告訴您，昨天小癩三和飛毛腿在我的屋子裡藏了一籃子的白衣服，但是我知道他們沒清點過。小癩三和飛毛腿跟我說，他們剛偷了一個牧場主人的錢，那個牧場主人那天才剛談了筆好生意。我發誓我一件衣服也沒動過。莫尼教父，您趕快來清點那些衣服，把它們分發下去吧。我現在要走啦，不過在走之前，女孩們，給我一點酒吧，我快餓死了。

搶錢女從一個大酒桶裡裝了一大杯酒給酒桶婆。

酒桶婆： 妳倒夠多了，我的孩子，不過天主還是給了我足夠的力氣把它喝完。（接著就把酒一飲而盡）。這酒是從瓜達卡那來的，嗯...還有個特別的石膏味...多謝啦，孩子，因為我呀，連早飯都還沒吃呢。除了酒之外，你們有沒有錢可以給我去買些蠟燭供奉在聖母像前面呢？匆匆忙忙的，我把錢給忘在家裡了。

卡油妹： 我這裡有，酒桶婆婆。你拿著，順便也替我供奉些蠟燭在聖米蓋爾、聖布拉斯、

和聖塔露西亞前面吧。

搶錢女也爲了同樣的理由給了酒桶婆一些錢。

搶錢女： 也替我在那些聖人前面供奉些蠟燭吧。

酒桶婆： 好好珍惜你們的青春，也順便幫我祈禱吧！

第五章

所有的人都圍坐在卡油妹鋪好的墊子四周，墊子上有柳橙、檸檬、煎魚、乳酪、橄欖、螃蟹、麵包和其他美味的食物。眾人才剛開動，就有人在叫門。

莫尼教父： 什麼人？

塔卡列： 是我，塔卡列，今天上午的把風人。大臉妹胡安娜在這兒。出了事兒，她是哭著來的。

莫尼教父開了門，叫塔卡列回他的崗位上去。大臉妹進了屋子，她和另外兩個女孩一樣是妓女，她披頭散髮、滿臉瘀青。大臉妹昏倒在地，其他的女孩上前攙扶她。她們解開她的大衣讓她透氣時，又在她身上看到更多瘀傷。她們在她臉上潑水，大臉妹於是醒了過來。

大臉妹： 主啊，救救我吧，吾王啊，救救我吧。我把大好青春全葬送掉了，我的人生是如此地不幸啊！

莫尼教父： 你怎麼了？來，跟我說，你跟你的男人之間又發生什麼事了，我會幫你報仇。

大臉妹： 跟我的男人之間？可是他根本就是個皮條客啊。我寧可下地獄也不要再和他在一起了。我不想回去陪他吃飯，更不想陪他睡覺。您看啊，看他把我的腿打成什麼樣子。(大臉妹撩起裙子給大家看更多的瘀青。)從他出獄後，我爲他做了那麼多，還賺錢給他花。你們說呀，他爲什麼還打我呢？他和人家玩牌，派人來跟我要三十塊錢。因爲我沒那麼多錢，所以只給了那人二十四塊錢。他以爲少了的那六塊錢是我偷的，就大動肝火。他來找我，把我帶到城外有橄欖樹的鄉下地方。在那兒，他用他的皮帶抽打我，打到他以爲我掛了才停手。

在大臉妹因爲被她的男人打得半死而痛得呻吟埋怨時，卡油妹牽住了她的手。

- 卡油妹： 是我的話，我可是挺愛這樣的呢，因為打是情、罵是愛嘛。他打完妳之後，難道沒有好好疼惜妳一番嘛？
- 大臉妹： 嗯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在差點打死我之後，他可是疼我惜我了個上百上千次。他想帶我到他家去，而且我幾乎要以爲他是哭著跟我說的。
- 卡油妹： 他一定是看到自己把妳的臉和身體打成這樣才難過地哭了。妳等著吧，好姐妹，不等我們說完話，他就會來找妳了。
- 莫尼教父： 老實說，這樣的孬種，在他爲他的所做所爲懺悔，並且請求妳的寬恕之前，我絕不准他進我的門。竟敢用他的髒手這樣糟踏妳！
- 大臉妹： 哎呀！莫尼教父，您可別把他說得這麼壞啊，他雖然兇了點，我卻深深地愛著他呀，我現在又好想去找他了。
- 卡油妹： 這可使不得呀，妳要是這麼做，以後他會打妳打得更兇，也會待妳更加惡毒的。冷靜點，好姐妹，等著看他怎麼來求妳原諒吧。如果他沒來，我們就寫些歌謠給他，讓他更加難堪。
- 大臉妹： 我們就這麼辦，因爲除了這件事之外，我還有好多其他事可以寫呢。
- 莫尼教父： 有必要的話，我可以幫妳們寫，如果我不會，我們可以找我一個朋友幫忙，他是理髮師兼詩人。那現在我們繼續吃飯，這些事我們之後再來煩心吧。

所有人又坐了下來繼續吃飯，大家都喝了很多酒。飯後，兩名老人起身離去。小老千十分好奇，他問莫尼教父這些白髮蒼蒼的老頭兒究竟派得上什麼用場。

- 莫尼教父： 這些上了年紀的人能幫我們的地方可多了。我們稱他們爲眼線，因爲白天他們可以在城市裡溜躑，尋找我們晚上下手的屋子。以前我們把錢從國家銀行偷運出來的時候也靠他們通風報信，告訴我們錢藏在哪裡。他們看房子哪裡的牆壁比較薄，我們就從哪裡挖洞進去。

第六章

沒多久就有人來敲門。莫尼教父問是誰，耍酷男說是他，他來找大臉妹。大臉妹一聽到耍酷男說話，就跟莫尼教父說她不想看到耍酷男，但莫尼教父還是開了門。大臉妹站了起來，把自己鎖在一個房間裡。耍酷男才進門，鐵臂人和小力士就抓住他，因爲他想見到大臉妹。大臉妹不開門，耍酷男於是大發脾氣。

- 耍酷男： 大臉妹，妳出來吧，我們不吵架了。聽我這麼低聲下氣地說話，妳別得意，我要

跪在妳跟前了，妳這樣對我不理不睬，我真是痛苦萬分啊。

大臉妹： 別煩我！你滾！因為我再也不要見到你了。

莫尼教父： 大臉妹，如果他不先求妳原諒，妳就別出來。兩人要真心相愛，吵架之後的和好才會更顯美好。出來吧，我的大臉妹！出來吧，好孩子！因為耍酷男要跟妳賠不是了。

搶錢女： 如果耍酷男這麼做，大臉妹妳就出來吧，我們也都同意你們重修舊好。

耍酷男： 既使面對瑞士的千軍萬馬，我也絕不屈服，但是大臉妹，我卻臣服在你的石榴裙下啊。我還可以跪在妳跟前，如果有必要，我甚至可以掄起鐵鎚把釘子敲進我的額頭裡呀。

鐵臂人和小力士嘲笑耍酷男說的這些話。耍酷男注意到他們在嘲笑他，十分火大。莫尼教父看到了，就要他們握手言和。可是耍酷男不願意，於是三個男人就準備到外頭單挑。大臉妹聽到了爭吵聲，走出房間，拉著耍酷男的外套不讓他去打架。

耍酷男看大臉妹不要他去打架，就說他不想對任何人發火。鐵臂人和小力士說他們也不想，於是他們又言歸於好。卡油妹把鞋子脫了下來，把一隻鞋子當成鼓一樣敲著打起拍子來。搶錢女拿了枝掃把，和著卡油妹打出來的節奏也打起拍子來。這時莫尼教父打破了一只盤子，把盤子的碎片當成響板也敲了起來。敲打的声音組成美妙的節奏，於是眾人唱起歌來。

搶錢女： 我爲了那男孩的狠心冷酷
心傷累累好生痛苦。¹

卡油妹： 古銅皮膚的男子漢俊美無雙
哪個女孩不爲他如痴如狂？²

莫尼教父： 小倆口吵架吵得越兇，
和好的甜美滋味可是越濃。³

大臉妹不欲落於人後，也唱起歌來。

大臉妹： 生氣鬼你住手，莫要再打我
你若細細思索，打在你的肉。⁴

看事情圓滿結束，耍酷男說他以後再不提這些過去的事了。眾人又繼續唱歌，直到有人來敲門。這次又是把風人，他害怕地說大法官和兩個男人朝著他們的房子這邊過來了。但是到了

¹ 因爲一個狠心冷酷的塞維亞男孩我的心傷痕累累。

² 因爲一個青色的深色皮膚男孩哪個深色皮膚女孩不迷失(發狂)。

³ 兩個愛人吵架，又和好，如果怒氣很大，(和好的)滋味越濃)。

⁴ 停下來，生氣的人，不要再打我了，因爲，如果你想通，你打的正是你的肉。

房子附近，大法官卻揚長而去。

第七章

這時，來了另一位滿年輕的先生，他要求和莫尼教父談話。莫尼教父把小力士、鐵臂人和耍酷男叫了來。小力士一來，這位紳士就問他他交代的事辦好了沒：就是砍上一刀要縫十四針的刀疤；小力士回答說他辦妥了。

小力士： 不過，我在您的仇人家門口等他，等他晚上到家之後，我發現他的臉太小了，根本不夠我劃要縫十四針的那一刀嘛；可是爲了把握時機，我就在他的僕人臉上劃了這一刀。

紳士： 與其讓僕人臉上縫十四針，還不如讓他臉上縫七針。算了，至少這麼一來，我不付錢也不會覺得良心不安了，因爲我根本就沒必要付錢。

莫尼教父： 且慢，雖然砍的不是該砍的人，不過再怎麼說他也把事辦好了。如果他辦好了事，您還是要付錢的。

紳士： 這也能叫做辦好了事？正主兒不砍，倒砍起下人來了！

小力士： 您可知道有句話說：「愛屋及烏。」換句話說，恨屋也是要及烏了。如果我給僕人一刀，跟我給主人一刀是一樣的，因爲僕人好像停在屋子上的烏鴉，而主人就是那屋子的主人。您懂嗎？

莫尼教父： 總而言之，您付我們該得的錢，今天晚上我們就在主人臉上再砍上比較小的一刀。

紳士： 很好。如果你們再去砍一刀，我就再付一次錢，只要讓我看到我仇人臉上的刀疤。拿著這條金鍊子，它就暫時充當訂金吧。

莫尼教父接下了鍊子，確定是真貨之後才把它收好，告訴那位先生說他們會把他吩咐的事辦好。然後莫尼教父叫來了所有人，拿出一本記事本，裡面記著所有他們這個禮拜要做的差事。裡面寫了還有哪幾刀沒砍、哪幾場架沒打、哪些王八蛋的家門口他們還沒掛上牛角，和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不過因爲已經很晚了，莫尼教父就和眾人道別。

莫尼教父： 已經很晚了，而且很熱，我們就到此爲止吧。你們回你們自己的地方去，我們下禮拜在這裡見吧。把你們偷的東西通通帶來，我們在這裡公平分配。還有，這禮拜小老千和剪刀客就在河那邊工作，那是個好地方，我看過比他們更遜的在那兒工作，還賺了很多錢。高手會負責帶他們到那兒，教他們認路。

小老千和剪刀客吻了莫尼教父的手之後便準備離去，但莫尼教父拿出一張紙，上面寫了公

會成員的名字和專長。「寫下你們的吧。」他對小老千和剪刀客說。他們寫下自己的名字和專長之後才離開。

小老千是個聰明人，又從他父親那兒學了很多，邊走邊想著這一天聽到的太多奇怪的話，覺得很疑惑，他們說自己是公會的成員，雖然靠騙人度日，卻還是充滿熱誠，甚至篤定他們以後會上天堂，而且天主會保佑他們。又想到那個老酒桶婆，把一籃偷來的白衣服留在家裡，卻急著要到聖人前面供奉蠟燭；還有莫尼教父，他根本就只是個粗俗魯莽的男人，所有人卻都對他畢恭畢敬、唯命是從。在看了莫尼教父的記事本之後，小老千又想到，在那麼大的城市裡，把風的人卻少得可憐，而且這些宵小之輩過的生活竟然這麼不正常卻又很自由。他跟剪刀客說他覺得這種日子他們不該過太久，應該找個正當工作。無論如何，因為年輕又經驗不足，他們為了找更多刺激，決定在公會裡先待幾個月。不過這些冒險事蹟實在太長，所以我們得留到另一本書裡再說了。